

涂志勇 著

索伦驃骑



索伦骠骑

涂志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※

787×1092 1/32 11.75印张 230千字

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册 定价4.95元

ISBN 7-5006-0933-7/I·241

内 容 提 要

清朝乾隆年间，赫赫有名的索伦将领海兰察为了国家的安定，四处征战。在四川大小金川的崇山峻岭中，在美丽富饶的台湾岛上，在风雪弥漫的西藏高原，海兰察出生入死，平息叛乱，清剿来犯者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尽管如此，奸臣的污陷，小人的中伤一直伴随着他；迷幻剑派内部的纷争，师妹的痴痴恋情也始终困扰着他。海兰察病逝后，乾隆帝赐予他不同寻常的殊荣，但是，谁又能体会一代功臣心中的酸甜苦辣呢？

公元一七七一年，乾隆三十六年。

四川大小金川的土司争权夺利，战乱中，僧桑格和索诺木大土司各自统一了大小金川，并公然与朝廷对立。

清廷派川陕总督、正蓝旗副都统阿尔木统兵剿灭，阿尔木因作战不利，师久无功被赐死。

同年六月，清廷再派华英殿大学士、内大臣温福为将军，军机大臣阿贵为副将，正红旗都统、索伦名将海兰察为参赞大臣。统领满蒙索伦一万二千骁骑，在川陕绿营兵的配合下，大举进攻大小金川。

朝臣弄权，诸将不和，内部倾轧，尔虞我诈。清军虽然击溃了僧桑格土司，平定了小金川，但在征讨大金川时，由于温福急功进利，狂悖冒进，清军将领之间拥兵自重，相互掣肘。结果被大小金川的土兵分割包围，大将军温福孤军深入，在木果木战死，清军全线溃退，小金川得而复失，前功尽弃。

清廷震怒，诸将推诿。名将海兰察蒙冤降职，继任大将军的阿贵，为了收拾残局，平定金川，在重整旗鼓，调兵遣将，整肃军纪的同时，向朝廷力荐海兰察。从而使原已心灰意懒的一代名将又重振雄风，率领骁勇善战的索伦兵为清朝四处征战。从此，掀开了北方索伦部历史中最悲壮的一页……

公元一七七三年(乾隆三十八年)。

绵亘的贡嘎山脉,万山豁壑在经历了阴雨绵绵的秋季后,金川的战争又开始紧张起来。

清军的统帅,定边大将军阿贵调集了川陕的兵马,团团围住了金川,堵死各个山口要道,又以善于山地作战的川兵和凶猛强悍的蒙古索伦兵为前导,准备采取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打法,慢慢蚕食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大小金川的叛军。

清军压境,虎视眈眈。

僧桑格和索诺木也率领土兵加紧筑碉建寨,严阵以待。

清军不久前的惨败,前将军温福战死的阴霾,随着几个月的重整旗鼓,渐渐雾开云散,阿贵的威严和朝廷高官厚禄的诱惑,使那些提起木果木战斗便心有余悸的将士,又重新振作起来。加官进爵,锦衣玉食,有如贡嘎山上的云雾,暂时遮住了一切恐惧、忧虑,也遮掩了各营将领为推却战败责任而产生的矛盾。

两军对垒,一方在山上,一方在山下,秣马厉兵,剑拔弩张,大战一触即发。

从表面上看,清军似乎是万事俱备,只待开战了。然而,阿贵却丝毫不着急动兵,尽管兵部催战的咨文接踵而来,可他不是借故推诿,就是置之不理。“哼,将在外,君命且有所

不受，尔等无名鼠辈算得了什么。真和蜀犬吠日差不多，这些饱食终日、无所事事的昏庸之辈……”他暗自冷笑，轻蔑地撇撇嘴，愤愤不平地想。

他按兵不动，自然有自己的道理。

在他看来，金川之战只要是自己当了主帅，当然必胜无疑，并且要胜得漂亮、干净。让那些趁自己不在京师之际，正瞪着血红的大眼，极力搜寻自己的破绽以便谗言罔上的人无懈可击。所以，他明白眼前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和复杂性，这是他固宠与失宠——甚至是有罪的分水岭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格外小心谨慎，周密地思考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有关细枝末节的问题也要深思熟虑，斟酌再三。

他那临危不乱、又能居安思危的秉性，不时叩击他的因为军务繁忙而混乱的大脑，疾呼那由于劳碌过度而略显迟钝的理智注意。

是的，凡是大将之才，不能获小利而忘乎所以，胜不骄，败不馁方显英雄本色。除此而外，还要善于驾驭才子，笼络人心。眼下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悬而未决，而这件事处理得好坏，对索伦和蒙古将士能否拼力而战关系重大。

这就是怎样对待海兰察的问题。

坦率地说，他心里对海兰察是有愧的。自己作为副将，没有对战败负责任，而作为参赞大臣的海兰察，率领索伦兵鼎力死战，在死伤累累、满人将领不听指挥，绿营兵溃散的情况下，纵然有三头六臂，也是回天乏术呵！这且不说，就凭海兰察十一年的戎马生涯，立了多少战功？哪能因为这次失败而官降三级，停俸呢？况且，战败的责任完全在那糊

涂透顶、好大喜功、刚愎自用的温福身上！还有一些置大清江山安危于不顾，不惜扰乱大局而热衷于个人恩怨的将领，不严厉处置这些只知争风吃醋的浑噩之辈，对他们晓以利害，如何能叫三军将士心服口服，两军阵前效力呢？！

想到这个既头痛又必须解决的难题，他的脸色黯淡下来，长久地陷入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的冥思苦想之中。

以他的性格和魄力，当然不会讳疾忌医，养痍遗患。倘若这次宽容姑息，就会在以后的两军阵前付出可怕的代价，弄得不好，就会步二十几年前大学士纳亲的后尘，因为兵败而被皇上杀头。与其那样，莫不如象温福那样战死在沙场上，或者干脆，趁着没有开仗，借几个将领的脑袋，整纪树威，震慑三军。

皇上当年是借一品大员的头树威，难道我就不能借几个三品将领的脑袋整肃军纪么？当然，砍下几个绿营副将的脑袋没什么顾虑，可对于博清额和五岱这样几个公然违抗军令，不听海兰察调遣的满人将领，不能不谨慎小心。他们不仅是副都统，正二品大员，并且与朝中许多王公大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处理这些关系比打仗还要难，搞得不好就会树敌过多，引火烧身，遭到非议。祸起萧墙的道理，他是太明白了。

是呵，树大招风，骑者善坠。他必须要做到既韬光晦迹，避人耳目，免受奸佞的抨击，又要貌似公正，鼓起士气，让将士欢悦。

难呵。他闷闷不乐地思索着。

皇上的谕旨中，给了他很大的权力，是在外作战的督师

中很少有人享受到的。其中的含义，他已领略了几分，那就是暗示他可以见机行事，也有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的意思。但总归起来，大体意思很明白，那就是：不用庸才；滥用，受罚。

处置博清额等人，势在必行，可又不能走得太远，同时要令海兰察及蒙古索伦将领心满意足，感激浩荡皇恩，恭谨天朝纲纪，一如既往地拼死征战，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叫他大伤脑筋。

“督师大人，”正当阿贵心绪烦乱之际，副将军丰升额悄悄走进大帐，小心翼翼，细如蚊声地禀报：“京师健锐营哈翼尉领一千索伦兵到了。”

“哦？哈图——到了？”阿贵的眉头一扬，颇感意外地问：“这么快，不是两日后才能到么？”

“大人，索伦兵一向善于日夜兼程呵。”丰升额媚笑着说，一对总象睡不醒的眼睛盯着阿贵的脸，捕捉着能使对方喜悦的信号。

“不只是如此吧。”阿贵仰起头，微闭两眼，喃喃说道，“海兰察之事，朝野震动，众说纷纭，已经驻扎在这里的索伦兵尚不安稳，哈图带来的索伦兵就能心为形役么？依本督师看来，哈图是心中有事，匆匆赶来多半是为着海兰察。”

“大人所言极是，对世事朝政一向洞察秋毫，卑职实在是望尘莫及。”丰升额素来钦佩阿贵的才智，这次能从参赞大臣擢升为副将，也全仰仗阿贵之力，所以，对阿贵更加言听计从，唯唯诺诺。

“依你之见，海兰察如何使用才好？”阿贵问。

“皇上的谕旨讲的明白，海兰察留军效力，依卑职看，先令其为领队大臣，率领索伦兵为头阵，待有战功后再向上据实禀奏，朝廷必当重用。”丰升额同海兰察共事一段，颇有好感，存有原宥之心，一见阿贵问自己，便一力保荐。

“喔，丰大人慧眼识才，除此之外，怕是还有点恻隐之心吧？”阿贵眉梢一抖，笑吟吟地问。

“哦，大人言重，卑职愧不敢当。慧眼识才谈不上，只是前些日子与海兰察共击小金川之敌，方知索伦名将之说确实名不虚传。”丰升额受到赞扬，有些受宠若惊。

“皇上的意思很明白，是要海兰察建功赎罪，依本督师看，海兰察的前程绝不在你我之下，公侯之位算得了什么。”阿贵故作轻松地说，眯着眼斜视着发愣的丰升额。

“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丰升额思索着问。

“哎？”阿贵矜持不语。

“大人是要重用海兰察？”

“理当如此。”

“那众将服气么？”丰升额担忧地问。

“这本督师自有办法，海兰察后日可到，到时你就明白了。”阿贵自信地说。

一个侍卫进帐，禀报哈图求见。阿贵立即传令，随后正襟危坐，向丰升额递了个眼色。

“卑职哈图参见将军大人。”哈图进帐跪拜，长途跋涉后仍然神采奕奕。

“哈翼尉快起。”阿贵亲热地说：“京师此时已是金风送

爽了，可南国依然酷暑难耐，你们能如此之快赶到金川一定是不辞辛苦，昼夜兼行了。”

“回大人，军情急迫，刻不容缓。”哈图一边回答，一边瞟了阿贵一眼。

“好，令将士好好安歇，几日后就要开战。”阿贵说。

“扎。”哈图应了一声，犹豫了一下，又问：“大人，恕卑职斗胆，不知大人对海兰察如何——”

“喔？难道将士中有什么怨言了么？”阿贵认真地问。

“这……并非如此。我索伦将士只知效忠朝廷，从无怨言，只是金川之败，究其原因，内而廷臣，外而督抚，理当一并受责。”哈图朗朗说道。

“不错，皇上已经传旨申斥。”阿贵满脸不悦。

“大人，对不听将令，贻误战机的将领该如何处置？”哈图一见阿贵愤然作色，自知失口，忙扭转话题。

“本督师正在筹谋此事，两日内定有分晓。”

“大人，弹劾海兰察的奏章大多都是欲加之罪，不实之辞。还望大人一力保荐，我索伦全体将士感恩不尽，……”哈图恳求道。

“这个自然。不过，等哈翼尉见了海兰察，还要善言以慰，此时一定要守口如瓶，不要形诸于色，口出怨言。纵使内心不服，亦只得委屈在心，万万不要上折自辩。”阿贵严肃地告诫。

“乞道其故？”哈图一愣，忙问。

“为人臣下，也要想到今上的心思。”阿贵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乞恩则顺，顺理成章。自辩不恭，有辩罪之嫌哪。”

“这——”哈图不解地问。

“唉——”阿贵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，抬头望望丰升额。

“哈翼尉，处置海兰察可是有上谕呀，倘若自辩，不就是说皇上……”丰升额指点着。

“卑职遵命，一切仰仗大人了。”哈图如梦方醒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连连作揖。

“至于那些违抗军令、陷害海兰察的将领，本督师定要仰承皇上的旨意，严加处置。”阿贵脸色一寒，愤然说道。

哈图离开之后，丰升额转头又问：“大人，今后索伦兵对大人一定感激涕零，乐为驱使了。”

“唉。不过，只以施恩……哼。”阿贵哼了一声，闭口不说了，瞅着困惑不解的丰升额，冷笑数声，陷入沉思。

穹苍寥远，四野阒然。

几匹骏骑从小路向小金川飞驰而来。

海兰察心绪不宁地坐在马上，无心领略两旁的溪水花草，田园风光。几名亲兵见他神色不好，也都缄默不语，催骑急行。

两个月来，海兰察一直是在忧悒中度过的，起初，他对仕途真有些心灰意冷，瞅着峨眉山上终日在暮鼓晨钟中生活的和尚，蓦地羡慕起那些伴着清风浩月、颇有仙风道骨的出家人。尘事齷齪，凶险迭出，倒不如佛门净地，心境空明。

见了大师伯后，他原有跟随师伯遁入空门、以精研武功

度日的念头。但经师伯的一番指点，他才醒悟，不错，师伯言之有理，自己的荣辱兴衰已经与索伦部紧紧连在一起。自己的闪失绝不是个人的事情，一念之差，便会累及部众，眼下，自己有如拉满弦的箭，非射出不可。

颓唐之心一去，争雄好胜之心勃起，虽然前程未卜，烦事缠心，但他仍强定下心来，整日习文练武，精研师伯传授的兵书和武功，竟然长进不少。

然而，川陕怪侠汤显和青龙帮寻仇到报国寺，皇上派来的侍卫明寿刚刚暴露，却被他们抢走，留下无穷的祸根。企图杀死皇上派来的人，无疑是犯了死罪，说不定还要诛灭九族！青龙帮和川陕怪侠抓住明寿，以此挟持自己交出师门秘笈。不仅如此，自己的家眷被接入京师，美其名曰保护功臣眷属，实际上不就是人质么？

诸事猬集，他几乎无所是从，一接到阿贵令他回金川的手谕，便立刻启程。

前面一片幼树林内，突然闪出几人，汤显和青龙帮主齐天啸立在当中，见海兰察的马到，一抱拳说道：“海大人，心事未了，就回军营么？”

“各位意欲何为？”海兰察下马，把缰绳向身后的亲兵手里一扔，冷言相问，他有把柄抓在对方手中，哪敢逞强。

“在下到这僻静之处恭候多时，不知大人可否与我等平心相叙。”汤显话中有话地问，眼角向海兰察的亲兵一瞟。

“好说。”海兰察点点头，把手一挥，一名佐领带领亲兵退后几丈。

“好，”汤显狡黠地一笑，也同样挥手，除了齐帮主而外，

其余众人也退去。“请。”

“去何处？”海兰察见对方都是一流高手，朝林子望了望，有些迟疑。

“哈哈，为了言而有信，在下把你的明寿带了来。”汤显怪笑一声，径自向林中走去。

海兰察见状也无可奈何，硬着头皮向前走去，他不大相信对方敢带明寿前来，就算自己不能对付两大高手，但激斗中出手击毙明寿还是有可能的。何况只要置明寿于死地，自己从此就去了一块心病，有恃无恐了。猜疑之间走进林中，一眼看见明寿僵立在一棵树旁，看样是被点了穴道。一个面黄肌瘦、身材矮小的老头立在旁边，一对小眼犹如两道寒芒向自己扫来。他心中一凛，知道此人内功不弱，不由提防起来。

“海兰察，痛快地说吧，”齐帮主心切难耐，首先开口，“此人与你关系重大，‘迷幻’剑谱又是你师门之宝，你到底要哪样？”

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此人如果回到京师，那……海大人对皇上可就无忠可言了。而交出师门秘笈，又是对师门的不孝，是难呵。”汤显想起那日深夜在灵隐寺激斗时，被那老和尚用迷幻内功击伤的情景，至今余悸未消，急于拿到剑谱，修练内功心法。停了停，又说：“老夫有生之年，只见过佛门上乘内功，通玄内功。没想到‘迷幻’内功也与通玄内功异曲同工，厉害，厉害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将秘笈借老夫一阅，不仅将此人交给你，而且我们以往的恩怨可以一并了结。你可高枕无忧，享你的荣华富贵，我等不再叨扰，如何？”

“汤老前辈，既然如此，还好商量。只是这——”海兰察说着趁汤显和齐帮主不备，右手疾伸向暗器袋，紧接着把手一扬，三枚暗器破空而去，射向僵立的明寿。他自知今日必定要有一场殊死的恶战，不管胜负如何，只要明寿在对方手里，自己便有无穷的隐患，莫不如先下手除掉他，然后再与这几个魔头决一死战。主意一定，他一面用话搪塞，一面出其不意施放暗器，满以为一举击毙明寿。不料，站在明寿身旁的矮小老头一见暗器袭来，双手一探，接住两枚，另一枚用铁扇磕飞。手法之快，罕见之极。

海兰察大吃一惊，他用了七成力，在这短短的距离内，原以为万无一失，眼见矮小老头举手投足间便化凶为吉，不由得惊怒交加。脑子里一个念头一闪，脱口叫道：“毒镖王。”

“嘻嘻，娃儿，你小小年纪能在一招之内认出老夫，门弟不浅。”矮小老头一听海兰察叫出自己的绰号，顿时得意洋洋，喋喋怪笑着说：“不错，老夫便是川侠四怪侠中的‘毒镖王’，我的两个师兄都死在你师傅乔玉手中。不过，今日老夫并不是为师兄报仇。习武之人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，被人所杀就是武功低微，该杀！有什么值得寻仇的？前几口才听说你师门留下什么秘笈，嘿嘿，那玩意儿可是武林之宝，既然是宝，谁不想要？那么就以武功决断吧，如何？”他说完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揉了揉酸麻的右手指，心中暗惊海兰察的内力奇大，自己接暗器时几乎脱手，真无法想象，此人的内力足有三十年的火候，难道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功？

“哈哈……”汤显一阵大笑，随后阴沉沉说道：“海兰察，

此时你大师伯那个老秃驴不在，你还指望何人助你？就算你能脱身走掉，可这个大内侍卫还在我们手中，他可是把你和那个老秃驴讲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。”

“哼，海兰察，今日你劫数已到，倘若交出剑谱，我们自然可以网开一面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们不讲江湖规矩。”齐帮主深知海兰察的功底，知道单打独斗，他们三人中没人能制服海兰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三个合斗海兰察。所以，他的话也是在暗示汤显和“毒镖王”，不要依照江湖规矩。

海兰察偷袭不成，心情已经很沮丧，再听对方的口气，心中顿时恐慌起来，暗自揣摩起来。

齐帮主功力一般，不足为惧。这汤显却是“铁指神丐”的师弟，点穴绝技只在师兄之上，绝不在师兄之下，叫人防不胜防。前几日灵隐寺中大战，他已领教，至今心存顾忌。可最让他担心的还是“毒镖王”，据说此人一手暗器功夫出神入化，并且心毒手辣，不知断送了多少江湖好汉和武林高手的性命。因为他喜欢在暗器上淬上巨毒，所以江湖上的人在他镖王的绰号前又加上了个毒字，既表示惧怕又有鄙视的意思。

因为从来没和“毒镖王”动手过招，海兰察心中没底，担心在几人争斗中，“毒镖王”猝发暗器，那——一世的英名和师门的威风可就此扫地了。犹豫之间，齐帮主已经跨前一步，拔风刀上举，一个金鸡独立，立好门户，就要动手。他是怕夜长梦多，又让海兰察这个釜底游鱼溜掉，这才迫不及待出手。

“慢。”海兰察定了定神，大喝一声，“方才老前辈讲过，要以武功决断，也好，鄙人倒是要向这位前辈讨教一下。”

“喔？好哇，小辈有此心思，老夫成全你就是。”“毒镖王”一看海兰察冲着自己来了，冷冷一笑，右手一挥，示意齐帮主退后。齐帮主见状，只好悻悻退下。

“前辈有何手段不妨倾囊使出，注意，看招。”海兰察决意在混战之前先摸清“毒镖王”的路数，所以才邀对方一斗，话音刚落，一招右洞阴风，剑尖舞出三朵剑花，迅疾刺向对方腰间三个大穴。紧接着又是一招夜鸟归林，剑尖一晃，闪电般刺向对方右肩大穴，与此同时，左掌挥出，一招黑熊探掌，向对方肋下拍去。这是他自创的招数，看上去不成章法，但却是出其不意，配上他浑厚的内力，掌风飒然，威势雄雄。他一心要逼迫对方施展出全部本领，所以一开始便使出刁钻古怪的招式。

“毒镖王”没和海兰察动过手，也有心看看“迷幻”剑法到底有何怪异之处，刚一动手，他是抱着只守不攻的想法的。没料到两招一过，对方剑中夹掌，剑气森寒，掌风飒飒，招招是置人于死地的杀手，而且手法怪诞，招数刁钻。他不由吸了口冷气，情急中，躲过剑锋，却不得已出手对了一掌。

他素以暗器功夫见长，震慑武林，内力并不在海兰察之上，加上海兰察的“迷幻”内功心法与佛门的通玄内功相差无几，运气随心所欲，长剑一过，内力瞬间便凝聚在左臂上。因此，海兰察几乎是等于全力击出一掌，而他由于分心，内力回转缓慢，只使出七成力道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海兰察上身摇了摇，两脚依然牢牢站在原地。“毒镖王”却踉跄数